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四十三
至四十五



13
849
181



849
18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闈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二十一

直諫第十

唐褚遂良爲起居郎貞觀十五年詔有事泰山先幸
維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
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
維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

册府元龜 諫諍部

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太宗每月給魏王泰料物有踰於皇太子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邃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幾或未盡善臣職在

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死宣帝以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嘗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噐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納其言遂良後

爲太子賓客時薛延陀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
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聞信爲國本百
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寧去食而存
信延陀曩歲迺一斥侯耳值神兵北指蕩平沙塞狼
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加兵諸外而恩起於內以爲
餘寇奔波湏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其懷恩光
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沐和風同飡
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洪私許其
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
之於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于時百僚端笏戎夷左

袒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以終日百官會
畢亦各有言咸以爲陛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
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願在含生所以感德今
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
君子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
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
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
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者少所
失滋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
不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主被欺而

心怨此主以主無信而懷慙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
勵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
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夷莫
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
息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
下之信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且又龍沙以北部落
無筭中國繫之終不能盡亦由可汗敗芮芮興突厥
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寔內懷之以德爲惡在夷
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
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陀滅頡利輕刑薄賦庶

事無擁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
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滋含育而葺輿絕域有意
遠藩非偃伯興文之道非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
忝居左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討高
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震用其人夫
出師吊伐當秉機便今因其殺虐誅之甚易遂良對
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亂
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
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
畏威懾伏爲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

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旣渡遼指期尅捷萬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興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隋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隋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筭安肯失謀由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勅布語臣

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承機闕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反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嘗規貴能克平凶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勵人物皆思效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縱指示聲居聖明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徃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真僭號之

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墓立功同於天地美化苞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剪平寇逆大有瓜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惟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除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帶方玄兔海途深測非萬乘所宜行踐留京徑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

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納

蕭鈞爲諫議大夫未徵初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紀繩身行盜竊命有司誅之鈞進曰文操所犯情貴難原然於律法罪不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咸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帝納之

韓瑗爲黃門侍郎永徽中高祖欲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瑗因奏事泣涕諫之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聚今無過愆即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爲社稷大計

無以臣愚不垂採察帝不納瑗又上疏諫曰臣聞王者立后以作配天地比德日月並明則照臨四海如日月有薄蝕則天地昏矣且匹夫匹婦尚相揀擇况天子乎夫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於皇帝妲已傾覆於殷王前史載之殷鑒不遠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未嘗不輟卷歎息不謂於今塵黷聖代今如不法後嗣何觀伏願陛下詳之無爲後世所笑若使殺身以益國家菹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子胥云臣見麋鹿遊於姑蘇臣今恐海內失望之後有荆棘生於闕庭宗廟

不血食期有日矣中書侍郎來濟又密表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匹乾坤之道象二儀敷育之義主承宗廟母臨天下以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禮教名家幽閒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周妣氏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任心縱欲以嬖爲后遂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李君球爲蔚州刺史龍朔元年四月詔諸道總管率三十五軍川陸分途先觀高麗之豐高宗將親率六軍以繼之君球上疏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

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
主明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
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之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
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
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招南海分爲
八郡終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下哀痛之
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
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
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
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

資貪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
守少發即兵威不足多發即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
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無聊即天下敗矣天下既敗
即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
如不滅惟陛下裁斷疏奏不報

張文瓘爲東臺侍郎龍朔三年蓬萊宮成百官奉賀
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
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
宮室致使土分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治於未亂保
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

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
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
納其言

徐齊暉爲西臺舍人咸亨元年三月勅令突厥酋長
子弟事東宮齊暉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普儲
以師曠爲友匪惟專賴師資故亦詳觀近習皇太子
自可招尋園綺寤寐應劉階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馳
驅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未播崇賢之美
今乃使羶裘之子入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
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

人蓋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齊暉俄又上奏曰齊獻
公即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
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不審陛下將何以垂示
海內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其言

劉思立爲侍御史儀鳳二年四月詔以河南河北旱
儉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
曰今麥序方秋蠶桑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勅使
撫巡人皆竦息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踊躍參迎必難
抑止集聚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逾程往還兼之晨夕
停滯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

驛之處求馬稱難揀擇公私預湏追集雨後農要特切常情暫廢湏臾即虧歲計每爲一馬遂勒數家從此相乘必恐滋甚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後閑時出使褻貶疏奏謚等遂停不行

袁利貞爲大嘗博士未隆二年正月王公以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

於三殿別所自可僭極恩私微臣庸蔽不閑典則忝預禮司不敢不奏輕陳狂瞽願垂省察帝從之改向麟德殿陳設至會日群臣樂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錫無以獎勸之於是賜百段錦絲

李善感爲監察御史襄行永淳元年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陽縣又於藍田造萬全宮善感諫曰自古帝王莫不以登封告成爲盛事天皇以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則與三皇五帝比隆矣但數年以來菽粟不稔百姓餓死道路相望兼四夷交侵日有徵

發天皇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方更營造宮室勞役
不已天下聞之莫不失望臣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臣忝任御史是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帝雖優容之
竟不納其奏善感頗涉經學時承平日久諫諍殆絕
善感既進諫時人甚以此稱之

蘇良嗣爲荊州都督府長史高宗令宦官緣江採異
竹將於苑中植之使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
州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
恐非聖人抑已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
明言甚切直疏奏帝謂太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爲良

嗣所怪遽下手詔慰諭良嗣且令棄竹於江中

朱敬則爲右輔闕初則天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
異議長壽中既漸寧宴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乃上疏
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
私門張宮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
耕急戰人繁國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
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夫兵猶火也不戢
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大潤
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
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分此不變之禍也

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臯之間糧饋已
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進豪猾之才薦貪
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
之痛尚聞二子顧盼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
至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
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
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義始知天子之尊
乃覺帝王之貴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
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
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繫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

滿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
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視祠向
畀芻狗湏投淳精已竭糟粕可棄二義尚此况輕此
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
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
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
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
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計不下席聽
不出門蒼生宴然紫宸易主大哉備哉無得而稱也
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

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虧
行療饒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
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察
邊廬之湏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
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詞
流曠蕩之澤絕萋菲之牙角填姦險之鋒鏃塞羅織
之蹊掃朋黨之迹使天下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
哉則天甚善之

盧藏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
上疏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讀書見自古帝王之
迹舉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堯
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
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
能垂名無窮為帝王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傳施濟
眾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
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
愛人務奉已且頃歲以來雖年穀頗登而百姓未有
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歲月不空
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未易
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百僚皆以犯忤

爲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
陛下至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亡之患以納君於至
仁明君不患切直之言以垂名於千載陛下誠能發
明恕之制出勞人之詞則天下必以陛下爲惜人力
而知民苦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昧死上聞乞下
此章與執政者議其可而天下幸甚

徐堅爲萬年主簿則天如意元年六月上疏曰臣聞
書有五聽之道慮失情實也令著三復之奏恐致虛
枉也竊見比有勅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殺人
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

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
姦逆而明刑典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
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藻悅
見祈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揀擇恐招
枉濫諸百僚之內有用法寬平百姓所稱者願親而
任之有處士深酷不允者願踈而退之則囹圄無冤
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
漢君之茂德故御芮作亂而奔缺登朝稽康被刑而
楷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效死湯般千載美談斯爲
稱首父子循其如此余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

選曹廣責至於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
 三四今聖人在上寶命惟新有道貧賤實為深恥遂
 令此等長從退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
 矜頗降恩制令同嘗例各使坦懷故姚瑋之徒皆逢
 任委而在下僚列不識天心為求徽疵不弘大體又
 准勅逆人同堂親不得任京及兩畿三輔准法刑戮
 總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宇勅有司勅令之外
 不得輒為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則巍巍之德
 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劉承慶為左拾遺證聖元年正月制九品以上各上

封事承慶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皆有休祥所以昭
 其德災變所以知其善天意之掌理王者之掌事然
 則休祥屢臻不可以矜功而自滿災變奄降不可輕
 忽而靡驚故殷宗以桑穀生朝懷懼而凶省妖不勝
 德遂立中興之功商紂以雀生大鳥恃福而自盈祥
 不勝驕終致傾亡之禍故災變之生將以覺悟明主
 扶持大業使盛而不衰理須祗畏神心驚懼天誠飾
 身正是業業兢兢則凶往而吉來轉禍而成福昔殷
 湯禱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風宋公憂熒惑之災
 而膺三舍之壽高宗懲雉鼎之異而享百年之福此

皆其類也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通神美瑞嘉祥薦臻狎委非臣所能盡述日者變生大火損其神宮驚傷聖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氏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爲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災言之其名雖殊爲害不別又漢書五行志曰火失其性則自上而降及濫醜妄起災宗廟燒宮觀自上而降所謂天火濫醜妄起所謂人火其來雖異爲患是同王者舉措云爲必關幽顯幽爲天道顯爲人事幽顯亦通天人理合今匠人宿藏其火本無於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宮復非延燒之所孽煨潛扇倏忽成災雖即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爲火發既從

廟主後及總章意將所云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宗佛教即是津梁何假糾官方從汲引既僻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却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折木天誠已顯今者燾醜斯熾人尊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爲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嘗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既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情陛下昨

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群僚理合兢莊震悚勉力司
 存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又下人感荷聖德都變
 悚惶神體克寧豈非深悅但以火氣初止尚多驚懼
 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逼之臣恐憂喜相爭傷於情性
 故傳曰可憂而樂取憂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埔耶
 陰之氣祈之以禳火災夫火陽氣歡樂陽事火氣方
 勝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勉聿修其
 德來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
 以爲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
 奏稱當彌勒初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

散壞斯實誦佞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曉昧王化
 無益萬幾夫天道雖高其察彌近神心雖寂其聽彌
 明交際皇王事均影響今大風烈火譴咎相仍斯寔
 天人丁寧戒諭聖王使鴻基益固天祿永終之意也
 伏願陛下乾乾在慮翼翼爲懷若涉巨川如承大祭
 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青之由無戾天人之心而興
 不急之役則兆民蒙賴福祿無窮幸甚幸甚
 丘惜前爲魯王府功曹參軍延載元年簡較內史李
 昭德專權用事爲朝野所惡惜上疏言其罪狀曰臣
 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嘗以勢盛爲

殃魏冉誅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諸侯以強國非無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朝野不聞有王張祿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魏冉遂以專權則秦之霸業或不傳於子孫陛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已前萬機發皆命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僚具職而已自長壽已來厭怠細政委任昭德使長機權然其雖有幹濟小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轢氣負剛強盲聾下人芻狗同列刻薄慶賞矯誑憲章國家所賴者微所妨者大南臺見勅自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

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叅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盡可將行方始別生駁易揚露專擅顯示外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望塵惰氣一切奏獻與奪事宜皆承旨意會附上言令有秩之吏多爲炤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觀其瞻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近者新陷來侯兩族兼挫侯王二讎鋒銳更不可當方寸良難窺測書曰知人則哲然人亦未易知漢光武將以龐萌可以託孤卒爲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姦回夫小

家理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失授况兼天下之重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橫絕朝野愛憎與奪傍若無人陛下恩遇至深掩蔽過厚臣聞蟻孔壞隄針芒瀉氣消流不絕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伏願陛下殷鑒古先早爲裁抑無令禍大使至難除臣又聞之譏刺近臣犯顏深諫明王聖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所望陛下深覽臣言爲萬姓自愛昭德竟坐免

張說爲右輔闕則天聖曆三年四月幸三陽宮避暑

不時還都說上疏諫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官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長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雒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有墻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環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有費給連雨彌旬卽難周濟陛下大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丘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鑄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告成編小萬方輻輳填成隘郭併插無所排斥居人蓬宿

草穴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惇老疾流轉衢巷陛下
作人之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
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
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
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
止迄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餘
里出入往來雜人甚多無墻垣扃禁內有榛藂谿谷
猛獸所伏暴匿是憑陛下徃徃輕行驚蹕不肅歷蒙
密乘險巖卒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
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冝易也易曰思患預防願

陛下為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
胡寇窺邊南有夷僚騷徼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
近年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駕深居上京息人
以展化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
澹慮億萬斯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議十
不一從何者阻盤遊之娛間林池之玩規遠圖而替
近適要後利而替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矣賢臣之
意然臣盡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
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疏奏不納

劉知幾為懷州獲嘉主簿證聖元年表陳四事其一

曰臣聞小不忍亂大謀小人者大人之賊也竊以赦之爲用復何益於國哉若乃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籍非嘗之慶以申再造之恩必求之政術猶謂未克况乃時非變革代屬清平而輒降彼謬恩原茲罰罪者乎是以歷觀優古兩漢舊事康衡儒學之俊才吳漢弼諧之良輔至於讜言規主雖願勿赦劉先主亦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亂理之道備矣曾不諾赦也若劉景升王秀父子歲歲赦有何益於理及後主嗣業蜀赦漸多故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

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上賢仁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患姦執之徒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美所望於明德哉自是蜀政凌遲浸以彫弊竊惟皇家之受命也肇自攝政負圖之始迄乎維新革命之初赦宥之澤可謂多矣逮乎六合清晏兆民樂康而非嘗之恩猶未寢息近則一年再命遠則每歲無遺至若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賂賄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無疑憚假使身嬰桎梏跡窮徃牢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

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使規求申請，謁於吏部之曹，納金帛於司刑之吏，不即剖斷，故致稽延，推遷在苒。既霑恩宥，且下愚不移，習性難改，雖頻煩肆眚，每放自新，而見利忘義，終焉不易。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庶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幸。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惡之夫，每欲攬轡理輪，効鷹鷂而報國；塞帷露冕，去蝥賊以安人，而遇赦無以効其功。聞恩無以施其巧，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臣望陛下遠覽衡吳、陳鄭之說，近尋劉葛、孟費之談，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兆人百姓有罪者無

所逃刑理，務當官負懋者無由免罰，自當黎甿知禁，姦宄肅清，刑斯勿刑，罰一勸百。與夫年年降赦，歲歲承恩，而違犯相仍，罪責不已，較其優劣，不可同年而語哉。其二曰：臣聞君不虛授，臣不虛受，授則無失，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此皆聖賢之達論，君子之格言也。是以古之善爲政者，表賢愚，甄善惡，才有可紀，則白衣登公用，無所堪則土牛不進。惟漢代有賜爵一級，恩澤封侯，此乃曠古殊恩，千載一遇，非是頻煩渥澤，每歲嘗行者也。臣竊料皇家始自文明，迄乎證聖，其間不過十餘年耳。海內具僚九

品已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無功獲賞微倖實爲深矣何者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其釐務當官尸素尤衆彌年歷紀竟無絲髮之功准例班隨屢獲丘山之施而曾無恥愧逾長貪叨每論設官途規求仕進而不希孝悌取達准擬遭遇便遷或言少一品未脫碧衣待一階方披朱服遂乃先求笏帶預辦衫袍今日御則天門必是加勳一轉明朝享正陽觀多應賜級一班既而如願果諧依期必獲得之者自謂已力受之者不以爲慚報恩之績未聞知足之情安在至於朝野宴聚公私集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

榮非德舉位罕才昇紆紫拖青旣醜將瓊瑤並列懷金佩玉芝蘭與蕭艾連行不知何者爲妍媸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已後稍節私恩使有善者愈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自當人皆匪懈官盡奉公士林載清人倫有序矣其三曰臣昔見有唐御曆列職命官國多列邸之譏人有積薪之歎自陛下臨朝踐極瑱革此風然矯枉過正亦爲甚矣至如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上芥比之沙礫其有行無聞於十室即預朝流識不及於三隅俄登仕伍斯固比肩咸是舉目皆然咸聞趨楚之譏惟見伐檀之刺故都中有

直諫十
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梳脫較
書郎四方流傳遂爲口實臣聞漢明帝代公主有爲
子求尚書郎者帝曰郎官上應列宿非其人則不可
竟不之許而多賜之金夫以國儀之尊一郎之賤猶
尚慎其所舉不以假人况今尸祿謬官其流非一若
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曰臣聞漢宣帝云
與朕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之刺史是也
移風易俗其寄不輕求瘼字人僉屬斯在然則歷觀
兩漢已降迄乎魏晉之年方伯岳牧臨州按部或十
年不易或一紀仍留莫不盡其化下之方責以理人

之術既而日將月就風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漸
百成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蓬轉萍流近則
累月仍遷遠則踰年必徙將聽事爲逆旅以下車爲
傳舍或云來歲入貢多應改職或道今茲會計必是
移藩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用使百城千邑無
聞庶杜之歌萬國九州罕見趙張之政臣望自今已
後刺史非三歲已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
罰庶以共理之風以資垂衣之化疏奏帝並加其公
直

冊府元龜卷終

冊府元龜 諫諍部

卷之五百四十三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議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十二

直諫第十一

唐薛謙光為左補闕萬歲通天二年四夷多遣子入
侍其論欽陵河史德元珍孫萬軒等皆因充侍子遂
得徧觀中國兵威禮樂其後竟為邊害謙光上疏曰
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

居塞外不違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已後遂華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授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不忘則後代之元龜此臣所以極言

而不隱者也伏惟陛下德洽區外仁被左袵綏懷式邁之方故無遺策豈臣庸淺所敢輕議然而區區之心有所未盡者也切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黉門服改毳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觀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國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從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

兵邊鄙羅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孤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始伐楚取巢取駕克棘人州坐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分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去天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猶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畜不可使胡人得法

况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地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漢之北以穹廬賢於城邑以氍毹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

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不生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昂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正當劫邊人繒絲麴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反爲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草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僭預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

以肥中國四夷經營萬乘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疏奏不納蘇安常冀州武邑人涉獵文史尤明周官及春秋左氏傳大定元年投匭上疏曰臣聞曆數在躬握璇璣者哲后天命攸屬臨寶極者聖人或揖讓而升或干戈以定此二塗也今古共之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澤流河海庶物和平萬靈充塞臣謂胥庭之化無以過也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豈不以極斯大節成此鴻勳應天順人于今二十餘年臣馳

情細素繹應丘墳竊見女媧氏之代風俗簡朴人淳
易理垂衣拱手不足可言洎漢朝以惠帝幼冲呂后
監撫享國八歲日不暇給雖不傳之簡策亦焉足道
哉如陛下之在位五星同色四海無波陛下造明堂
即宗文祖武之業也封中岳即萬代一時之事也受
寶圖即河圖雒書之瑞也功既大矣業復成矣即當
損其犬馬減其服馭觀四大其如遺視萬乘其若脫
陛下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太禹至聖成
王既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祇親族
且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

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
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幾務殷重
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陛下縱日慎一
日雖休勿休其若天意何陛下輟金輪聖神等號是
厭倦萬幾之象此謂天意也太子以姦臣枉構久已
自新相位推位青宮退居朱邸天下聞之莫不謳吟
聖代此謂人事也故知天意人事終我聖朝大臣重
祿不言近臣畏罪不諫不能使吾君有堯舜之道故
書云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其謂也臣又聞自昔明
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

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曹務臣又聞陛下有三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聞養人之術臣請擇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業重光享祀不輟斯爲美矣豈不大哉臣今又觀胡賊侵擾窺覘中國陛下居總章申廟竦赫然發怒分闕出師輓粟飛芻十室而九燒範鑠刃以時繫年郎士卒不遑府庫空竭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此其謂也

陛下若能告倦萬幾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夷聞之繫頸面縛百姓聞之鼓腹擊壤史臣書之曰掩嫺燧而邁胥庭後代聞之曰四三皇而六五帝豈虛也哉臣山東草萊耳無繫鍾鼎食之榮有碩學鴻儒之業臣來時跪而辭父父謂臣曰丈夫處代君子生年汝當獻一謀畫一策厥塗不就草木何殊今上有堯舜之德下有稷卨之位古人有言欲安其家先安其國欲安其親必先安其君當今天下雖安亦有未然之計故書云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其謂也臣毋又謂臣曰朝亦倚門而望

汝暮亦倚門而望汝若能上千人主進書獻說揚名後代以榮父母是吾子也臣感父母之言明發不寢今故杖策千里徒步三川雖牽拙而無由同獻符而竊抃陛下陛下若採臣一言之善成國家萬代之基臣之懇誠幸甚幸甚疏奏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長安二年安掌又上疏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伏惟皇帝陛下功格四表道大百王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幾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肉之恩

阻陛下母子之愛思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拯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群雄馳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叅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軟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服天意下順人心東宮

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國嗣將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噐何以教天下毋慈子孝焉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噐滿即傾故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幾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

也臣前後所上事條必知陛下不能用但要不可不言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覽輟萬幾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之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示天下雖奏不納

桓彥範爲司刑少卿長安中司僕卿張昌宗坐遺術人李弘泰占相云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請收付制獄窮理其罪則天不許彥範上疏曰微臣竊見宋璟奏張昌宗令李弘泰占有天分及有天子氣請禁身

勘當恩勅不允者但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榮寵自宜
粉碎肌骨以答殊私豈得包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
以簪屨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
此是皇天降怒非惟陛下故誅違天不祥乞陛下裁
擇原其本奏以防事敗事敗即言奏訖不敗則候時
爲變此乃姦臣詭計疑惑聖人今果遂其所謀陛下
何忍不察向若昌宗措其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弘泰
往還修福復擬襮厄此則期於必遂元無悔心也縱
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其可刑陛下黨而不
誅養成其惡臣恐更有爲逆者無人敢言縱使昌宗

元無此心今見頻遭事迫亦當不日爲亂况復先有
包藏又昌宗經勘當已前其心或防後敗雖有此懼
勢仍傾朝况經兩度事彰天恩普皆捨放自亦以爲
得計人亦以爲應運即不勞兵甲天下皆從萬方譏
之以陛下縱成其亂也臣聞父在子稱尊者尚爲逆
子君在臣圖天分是爲逆臣臣逆而不誅社稷其亡
矣伏請行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
魏靖爲監察御史長安二年十一月上疏曰臣聞國
之綱紀在乎降殺理道攸寄人命所懸法務於寬刑
期尚簡猶慮詆欺過制旋濫不歸臣遠睇前經歷探

故事刑得其中則風雨順而陰陽和法失其宜則怨
濫興而災眚作虐臣酷吏者資矯佞以事君行刻薄
以臨下矯佞似乎用意刻薄類乎無私侮憲害公弄
權撓法倚深之奏似公之請既肆淫巧理難聽察其
周興來俊臣丘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弘霸李
敬仁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者既堯年四凶矣恣愚
騁暴縱虐含毒讎疾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法加刑隨
意改當其時也囹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神靈不昧
冤魂有託行惡期報禍淫可徵具嚴天刑以懲亂首
臣竊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忠

賢籍沒以勸將來顯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
至聖王傍洎貴臣明明有羅織事矣俊臣既死推者
獲功胡元禮超遷裴談顯授中外稱慶朝廷載安破
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豈可啣冤累歲且
稱反之徒須得反狀惟據口辨即請行刑拷楚妄加
疑答何限故徐有功以寬平而見忌斛瑟羅以妓女
而受拘中外具知枉直斯在借以爲喻其餘可詳臣
又聞之郭弘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霍
獻可臨終膝拳於頂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
滿庭群妖橫道推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謠不爲

直諫
虛說伯有書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摠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惟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疏奏制令來俊臣丘勣等所推鞠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簡勘其冤濫者雪免張廷珪爲監察御史則天長安四年四月幸興泰宮欲於白馬坡營建佛象廷珪上疏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如來之果不可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莊其塔廟

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極治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於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惟理亦明矣竊爲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作福德不應貪着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建事殿土木或開發盤磚峻築基

階或填塞川澗通轉採斫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
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
爲之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土貧屢朝
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致疾
疢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
今陛下何以爲之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
致而貧闕猶多郡縣徵歛星火過逼或謀計靡所或
鬻賣以充怨聲溢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
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今陛下何以爲之且邊朔未
寧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敝伏惟陛下慎之重

之思菩薩之行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經
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德
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懃懃
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
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
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
務以理爲尚不以人廢言幸甚帝從其言即停作
楊齊哲爲雒陽縣尉長安四年太后幸西京齊哲上
書諫曰臣聞古先哲后咸以爲獨智不可以任已專
欲不可以爲衆所以樹板徵謗懸鼓納諫思聞過而

從善全直言而沃心用能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經曰
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安人之道貴乎省
事也陛下以大定元年冬遷蹕咸京長安三年冬遷
維邕四年又將西幸聖躬得無勞於車轡乎士卒得
無敝於暴露乎扈從僚屬倣裝而不濟隨駕商旅棲
泊而匪寧東周之人盛懷嗟怨昔者周穆王欲周行
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陛下玉琯四周金輿三駕車轍馬跡雖未出於
兩都巡符省方事不師於五載雷動天轉海運山移
儼彼六龍歲適千里此亦近於刑人之力矣安人之

道臣用有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駕陛下告以吐蕃和
親爲詞臣愚以爲未得也况吐蕃叢醜西隅咫尺自
京到維曾不崇朝陛下乃欲務其艱遠惠然從就夫
千鈞之弩尚不爲鼷鼠發機况萬乘之君輕爲邊戍
枉駕夫人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經曰可畏
非人是人不可欺也今陛下言此是欺下也使南史
何以書之臣朽才淺學竊爲陛下籌之陛下今幸長
安也乃是背逸就勞破益爲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
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悅
四方之會陛下居之國無橫費長安府庫及倉庶事

空缺皆藉京洛轉輸價直非率戶徵科其物盡官庫
酬給公私糜耗蓋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國有橫費人
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長安也山東之人財力
口墮在雒邑也關西百姓賦役靡加背逸就勞破益
爲損殷鑒不遠伏惟念之又王者敬授民時所重惟
穀今陛下鑿輅以明年正月即塗歲首是就耕之初
駕行非務農之意無乃不可乎

嚴善思爲給事中神龍元年中宗欲合葬則天皇后
於乾陵善思抗疏諫曰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
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葬則天大聖皇后
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大聖卑於天皇大帝若欲
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違經恐非安穩臣又
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縱隙鑄鐵以固其
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鑿鑿然明神之道體尚幽玄
今乃勤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
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葬爲害益深又
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頗有難遂至則天大聖皇后權
總萬幾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
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作禮經緣情爲用無足依准
况今事有不安豈可復修斯制臣又伏見漢時諸陵

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漢之積年
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
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聖地
後之裔嗣用託靈根神靈或有不妥後嗣固難長享
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於乾陵之傍更
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
固本之業夫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
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
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爲星象若葬得其所
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前哲垂

範具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克隆死者之神永泰伏
望少迴天眷俯鑒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
欲使社稷長享天下乂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疏奏
制令百官詳議尋降勅言則天遺命葬乾陵
賈虛已爲左拾遺中宗神龍元年追贈后父故豫州
刺史常玄貞爲上雜郡王虛已上疏諫曰臣聞孔子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
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爲皇王令圖子孫
明鏡興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不可史官
執簡必是直書今萬姓顛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墮

頌延頸向風欣然慕化日恐不見太平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譏之即先朝贈大原郡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尋不起於孽莪誠可惜也如渙汗既行憚改命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引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則是巍巍聖德無得而稱疏奏不納靳嘗爲左拾遺神龍初中宗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方坐嘗上疏諫曰臣聞昔漢制父老日亦通奏事又光武在軍躬自覽疏明帝撫運夜必讀書豈以四序炎寒有妨正理况陛下紹登大位初啓中興六合之內莫不延首傾聽威恩未著忠信未孚勤勞者未

達沉滯者未舉逋逃者未還浮僞者未息兼之郡國凋弊倉廩空虛獄訟猶繁澆淳尚雜外逼凶寇調發未寧內切饑寒衣食不足人思陛下企望太平久矣陛下固宜兢兢業業居安慮危絕嗜慾之源崇清淨之化宵衣旰食以答蒼生之望簡賢任能以救蒼生之弊使天下翕然變風變俗奈何以其微熱遂闕一日萬幾之事六合之內不可家到戶說必謂陛下安其宮室重以宴閑忽於黎庶怠於聽政復何以達堯心於天下復何以垂令範於後代臣愚竊爲陛下有所嘆惜帝不納

李邕爲左拾遺神龍初上疏曰盖人有感一餐之惠
頽七尺之軀况臣爲陛下官授陛下祿而得目之所
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
所以未聞在外群下竊議道路藉藉皆云鄭普思多
行詭惑妄說妖祥惟陛下信之尚見驅使此事若行
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笥臆對揚天威請
以古事爲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陛下若使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
鳩氏久應得之求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
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應得之求有天下亦

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
梁武應得之求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
以普思可致鬼神之道則墨翟于寶各獻於至尊而
二主得之求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
事涉虛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
惟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行故在人事敦睦九
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總理天下伏望陛下
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宋務先爲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初以水災令文武官
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務先上疏曰自昔后王樂聞過

罔不興拒忠諫罔不亂何者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闕此其所以興也拒忠諫則群議壅群議壅則上必孤此其所以亂也伏見明制令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真堯舜用心禹湯之責已也臣謬參朝列浸沐聖恩敢不竭愚以副聖旨狂言抵禁幸陛下寬而宥之臣嘗讀書觀天人相與之際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影之象形響之赴聲動而轍隨各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前月二十七日雒水

暴漲漂損百姓臣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矣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歷炎涼郊廟遲留不時設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水之爲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滿則水泉迸溢加傾虹霓紛錯暑雨滯靈雖丁厥時而汨嘗渡亦陰勝陽之沴也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伏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於今未息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幾之事陛下或未躬視乎

昔太戊有異木生於朝伊陟戒以修德厥妖用殄高宗有飛雉雉於昝祖已陳以政事殷道再興此皆視履考祥轉禍爲福之明鏡也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英佐雖多皆莫能仰陛下天光伏願勤思法官少疑大化宜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暫勞宵旰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天下幸甚臣聞三五之辟不能免淫亢太平之時不能無小孽供禦之道存乎其人若細微之怪恬而不怪及禍變成象駭而圖之猶水決而繕防病困而求藥雖復黽勉亦何救哉夫災變應天實繫

人事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之咎雩宗之法存乎禮典今暫逢霖雨即閉坊門棄先聖之明訓尊後來之淺術時偶中者安足神耶蓋當屏翳收津豐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天暫開暫閉便欲發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夫如是則赫赫師尹是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也自數年已來公私虛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觀邑市則以爲率土之人既庶且富及至踐閭陌視鄉亭

百姓食犬彘之食者十室而九矣丁壯盡於邊塞孤
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毒暴徵急歛破其資馬
困斯佚人窮乃詐或起爲姦盜苟事流亡從而刑之
良可悲也臣觀今之毗俗率多輕佻人貧而奢不息
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私謁樂多繁淫噐尚
浮巧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誠願坦然更化以身
先之端本澄源滌瑕蕩穢接凋殘之後宜緩其力役
當久弊之極湏訓以敦龐良牧樹風賢宰革化十年
之後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幾可還臣聞太子者君
之貳國之本易有其卦天有其星今古相循率由茲

道陛下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以守噐承祧養德贊
業離明不可輟曜震位不可久空伏願早擇賢能以
光儲副上安社稷下慰黎元且親戚之間謗議所集
假令漢帝無私於廣國元規切讓於中書天下之人
安可戶說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所謂愛之適足以害
之也至如左散騎嘗侍德靜郡王武三思等誠能輟
茲機要授彼清閒厚祿以富其身蕃錫以稱其意國
家利器不可以假人朝廷高秩已越於彛等且夫貪
天之功以爲己力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
等或挾小道而登朱紫或因淺術以帶銀黃既虧國

經實悖天道書曰制理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理
亂安危之秋也伏願欽祖宗之丕烈惕王業之艱難
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毋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
媾黷凡此數者今之急務惟陛下留神採納永保康
寧疏奏不省景龍三年爲監察御史河南道巡察使
以滑州輸丁不多配封全廣有點充封戶者皆歸避
甚於行役嗟吁滿道因上疏奏曰臣聞分珪裂土各
有方位通邑大都不以封錫前猷未遠古義亦深自
頃命侯稍殊舊式莫居硯堵專擇雄奧徐州貢土方
色已乖寢丘辭封讓德不嗣其滑州者國之近甸密

邇帝畿地出紋練人多趨射所以列縣爲七分封爲
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求諸既往實所未
聞每科封丁有甚征役因而失業莫反其居此州土
風逃者舊少頃日波散良緣封多百姓嗷嗷不堪其
弊伏願稍均封戶散配餘州下息疲甿上遵古制則
公侯不失於采地流泛得還於故鄉諸州封戶亦準
准此又徵封使者往來相繼既勞傳驛甚擾公私諸
附租庸每年送納望停封使以靜下人仍編入新格
庶爲末例又聞五等崇勞百王盛典自非那茅懿戚
寇鄧鴻勳無以誓彼山河疇其爵土近者封建頗綠

恩澤功無橫草人已分茅遂使沃壤名藩多入侯國
邑收家稅半於天府經費不足蓋亦有由竊見武德
之初建侯故事于時天寶新定王基創開佐命如雲
謀臣如雨然而封者不過十數人今禮樂承平邦家
繼代有象賢積德之裔無野戰攻城之勤至於命封
不合全廣論功少於前葉食邑多於往時既減邊儲
寔虧國用伏惟酌隆姬之前訓咨武德之舊章地匪
宗盟勲殊柱稷不宜加以寔邑自可寵以虛名如是
庶績其凝彞倫攸叙臣忝當庶問備採風謠灼見不
安豈敢自默知必被封家所疾顧寧以報國爲心乞

擇愚言訪諸朝宰秋毫有益夕死無恨疏奏不納四
年中宗制東都所造聖善等更開擴五十餘步以增
廣僧房計破百姓數百十家老幼稱寃者甚衆務先
上疏諫曰臣聞有國有家者以恤省爲務節用爲先
故唐堯至化采椽不斲漢文深仁露臺罷構且西方
之聖道貴融心使下人不寧匹夫竊嘆豈菩薩無相
布施如來慈悲本旨哉陛下罔極孝思崇建佛寺土
木之功裝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宇道場經
行已足更事開擴奪人便利貧者有溝壑之憂富者
無安堵之所幸非急務何至於斯况陽和發生播植

伊始興役丁匹廢棄農工一夫不耕必有饑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可因親戚而謝唯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爲念何用傷一物之心臣雖至愚猶有所惑方今西戎尚梗北虜未羈戰士老於邊庭後軍屯於塞下厖戶流散府藏空虛卒然烽候興一面之虞水旱虐數州之地乘其不意何以禦之伏惟陛下體唐堯漢文之用心思菩薩如來之本意勸邊卒艱難之弊察下人勞怨之聲董逋逃休力役寔倉廩急農桑杜邪枉之門止侈尚之路諸不急之務一切總停應湏擴寺請俟農隙如此則國用充給黎元幸甚疏奏不納

王覲爲監察御史神龍初制則天祔廟日令安國相王興遼陽郡王李多祚登輦夾侍覲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可逼奉至尊將帝弟以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文帝引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

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因讓豈國之良輔
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後代何表盜之疆諫獨微
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帝謂覲曰多祚雖是夷人
繇其有功委以心腹故特令侍輦卿勿復言也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二十三

直諫第十二

唐蕭至忠為中書侍郎神龍二年上疏曰臣聞玉者
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
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
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致事官人

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牙爲粉飾苟得是
務曾無遠矚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
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
澤也若以公器而爲私用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
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纖人遮
遂君子道消日削月廢卒見凋弊昔館陶公主爲子
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
民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
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爲美談于今稱之不輟于口
者也臣又聞唐虞之時建官惟百秦漢之後命爵逾

多故官衆則事繁人撓則僞起當今列位已廣冗員
倍多希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
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
官秩益輕朝綱日壞纖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
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壟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
者相形之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爲匪人欲求
其理實亦難遂臣竊見宰臣貴戚及近侍要官子弟
親眷多居美爵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
徒忝官曹無益時政陛下若因循往轍不革前非爲
弊已成返改難及惟陛下詳察之詩云東人之子職

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式或
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
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其才徒長其
飾佩無德而祿有類素飧而詩人之言多存諷刺因
國風之有暢蕙王道之不偏前人之所譏後王之所
戒願陛下想若安慮危之義行政改弦易張之道貴惜
爵賞審量材職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德於樞近
退小人於間僻法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
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
多居外職此蓋爲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適相囑託處

踐官榮伏願陛下遠稽古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勅令
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各通內外總麻已上見任京
官九品已上精加簡擇每家量勅一人在兩京餘並
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
乂安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進賢才雖言
之稍難而行之甚易其外官有行能久若淪滯未申
者望令巡使察名以聞即加進用冀四海之內無復
遺才八埏之中同歌聖德帝雖加其意竟不能行焉
唐紹爲左御史臺侍御史神龍二年順天朔聖皇后
上言自妃主及五品已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

自今遷葬之日特給鼓吹官官亦准此制許之紹上
疏曰竊聞鼓吹之樂本屬軍容昔皇帝涿鹿有功以
爲警衛故偃鼓曲有靈夔吼鷓鴣爭石墜崖壯士怒
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夫有四方之功所以
恩加寵錫假如郊天祀地誠是重儀唯有官懸本無
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洽於神祇鈺鼓之音豈得
接於閨闈唯式公主妃以下葬禮惟有團扇方扇綵
緯錦障之色加以鼓吹歷代未聞又准令五品官婚
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爲儀今特
給五品已上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

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爲定制叅詳其
理不可掌行請停前勅各依掌典帝不納
辛替否爲左拾遺景龍中安樂公主府所補官屬多
非其才中宗爲公主廣第宅後麗過甚并興佛寺百
姓勞敝帑藏爲之空竭替否上疏諫曰臣聞聖人廣
視聽於四方納謳譴於九有蓋欲以上通下達遠聞
通信元首惟聖股肱惟良若此則國可長久時聞災
害者也臣聞王者牧黎庶建百官莫不慎器與名畏
怨重禍不微詭以求進不貨賄以要榮公侯伯子男
五等各以功爲後先卿大夫士九品各以德爲次第

劉毅無賣官之誚仲經無寃爵之譴則格于皇天光於后土何風雨不順陰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以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群司負寵者畏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表而無舍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卽束帛不充於錫何愧於無用之臣何慚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

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陟膏腴之地一則羊頭入興狗尾生謹將恐巍巍盛唐取譏於後臣聞於古人曰禍生有胎福生有基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領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臺以嬉之可謂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也愛一女而取三怨於天下使疆場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婿禮等朝臣則亦有今

日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徵之矣今猶事無更改理尚因循而已哉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何利於公主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爲久安久愛以存之不使姦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揭千守禦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野多食草人不職穀而方大起寺舍廣營地宅伐木屯山不足充梁棟運土

塞路不足充墻壁誇古輝今踰章越制百僚鉗口四海傷心臣聞釋教者以清靜爲基慈悲爲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爲利欲以損人故寧忘己以全真不爲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虎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爲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保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隙若以

造寺必其爲集休養人不足爲經邦則殷周已往皆
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
爲不短臣聞夏爲天子三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爲天
子三十餘代而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
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得久
長祚祚乎臣聞於經曰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
如人入暗則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臣以爲減瑯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
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
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殷湯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

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
來而踈見在失真寔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而輕天
子之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避役姦訛者
盡度爲沙彌其所未度者惟貧人與善人將何以作
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役力乎臣以爲出家者
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仗親
樹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子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
非崇道以救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唯京師之與維
揚不曾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填池塹捐苑囿以
賑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

下一宮莊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之天下寺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役之士猶尚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

睿宗景雲元年替否爲左補闕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

反正開階立極得至治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俊所爲無不成所征無不服不多造寺觀而福祿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使陰陽不憊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也故得享國長久多歷年所陛下何不效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嗣先人之業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

恣女子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
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
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
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停一時之帛所惡者
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
動容身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口中
之食以養貪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
怨神怒親忿朋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邇殊論公
私罄然五六年間再三禍亂享國不永終於堯婦寺
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獲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

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文武
皇帝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
可致矣依中宗孝和皇帝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
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頃自夏以來霖霪不解
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
霜損蟲傷草萊污潢下人咨嗟未知賑賑營寺造觀
日繫于時簡較試官允臺濫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
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
餘萬貫惟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
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

邊之士可薄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悉皆饑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反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考阿苻之家宗而不可阿苻之亂政忍棄太宗文武皇帝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孝和皇帝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苻之時危亡是懼嘗切齒於群兇今貴爲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群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群兇而誅之臣惟見明勅自今已後一依貞

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爲棄其言而不行其事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孝和皇帝之憐悖逆也爲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之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溫之徒將勸爲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其時事專清其身

心以虛薄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榭寶像珍龕使國困人窮然後為道哉伏惟陛下行非嘗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應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又先朝之時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可言言者未發聲禍將及矣常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焉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之疏奏

帝嘉其切直稍遷為右臺殿中侍御史

呂元泰為并州清源尉景龍二年以緣邊鎮守稍多不可廣修佛寺上疏諫曰臣聞天地不私於動植所以稱其大日月不偏於燭耀所以稱其明陛下六合為家萬邦作主布慈悲於沙界樹功業於玄劫蜺旌寶蓋接影都畿鳳刹龍宮相望都邑雖寶塔踴出真容再見不足以論其相好不足以並此莊嚴為萬國之福田作群生之因果然釋氏真教平等為宗本之以慈悲加以布施臣頃因行役涉歷塞垣人之艱危盡知之矣緣邊鎮守數十萬衆或野戍孤烽迥臨

沙漠或裹糧帶甲遠伺煙塵歲月既深衣服久弊形容枯槁無扞禦之用朝夕殷憂有饑寒之色及邊荒小醜微有風塵暫交矢石已聞喪敗豈沉謀秘畧有謝於種虜乃天恩佛法未覆於士卒之所致也乃令胡馬窺於塞下羽檄傳於上京調發師旅憂勞聖慮府藏虛竭百姓疲勞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惟陛下以平施之德成育養之恩廻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則如來布施之法也賜之穀帛患反饑凍則如來慈悲之化也絲綸既行中外胥悅則如來平等之教也功德既樹賞罰斯明將士知恩則三軍賈勇犬羊懾

息萬里無塵自然烽燧罷燃干戈不用天下士女並脩耕織僮僕減少府藏充盈則陛下之浮恩社稷之大計如來之教不偏於京雒大乘之法遂遍於長沙今廣費錢力空修棟宇中下士女直覩莊嚴邊疆戍卒不免饑弊同沐太平之化勞逸以殊俱承雨露之恩榮枯遂隔恐非如來平等之意又異陛下亭育之恩臣謹按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是知大乘之宗聲色不見豈釋迦之意雕琢爲功今之作者臣所未喻臣又聞黃帝堯舜文王盛德克於宇宙餘芳流於絲竹者乃

盡善盡美茅茨土階叶和萬邦親睦九族之致也蓋非勞構之功佛法之助晉魏越競梁宋澆漓釋教行於中國伽藍徧於天下然喪亂不絕邦國未安者豈佛教之使然乎蓋好尚非所聚斂過度人不堪命之所致也漢文借露臺之產化比成康秦皇起阿房之宮禍成傾覆伏願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覽帝王之成敗驗黎庶之安危則天下幸甚自神功之後百姓薦饑臣之所見此之爲甚重以林胡叛換六軍齊沒匈奴侵擾趙定爲疆勁卒壯夫死於鋒刃少妻弱子遭於驅掠衰老童幼街號巷哭者悲感行路伏惟

陛下爲之父母可不念之昔者匹婦稱孝匹夫稱賢哀怨所及尚致霜旱况忠臣孝子傷心泣血者動以萬計感於陰陽成其水旱不足怪也方修寺造塔塑畫尊容峻宇雕牆丹楹刻桷驅役貧賤斂賦鰥寡以求其福臣用爲疑臣又聞匈奴之俗以騎射爲業以攻繫爲務教卒練兵以日繫月國之所好經行設齋持戒忍辱捧鉢振錫剔髮染衣至於練習弓矢者十室之中未聞其一以此衆戰臣竊惑焉伏願陛下以邊疆爲慮以百姓爲心防之於未萌理之於未亂休力役罷修造恤窮乏勸耕桑愛養戰士慎擇邊將妙

選牧宰招攜亡散則成康文景之風可翹足而致彼
龜裘獯醜之虜何足爲憂臣聞主聖臣直有犯無隱
誠則愚淺敢不庶幾惟陛下萬幾之暇少垂聽覽疏
奏不納

吳兢爲右補闕景龍三年安樂公主及宗楚客侍御
史冉祖雍李愷共誣安國相王入平公主與飾愨太
子連謀兢上疏奏曰今聞道路云云皆言賊臣等竊
議以安國相王連謀於重俊共加羅織將欲寘於法
臣既忝職諫曹安敢不奏臣聞廢物不可以自生陰
陽以之亭育大寶不可以獨守子弟成其藩翰昔武

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封建魯衛以扶社稷所以
龜鼎相傳七百餘載始皇絕昭襄之業承戰爭之弊
忽先王之典制比宗親於黔首孤立無輔二代而亡
及諸呂用權將傾劉氏朱虛爲其心腹絳侯作其爪
牙劉氏復安豈非宗子之力歟國之安危在於藩屏
故設官分職先親後疎詩云宗子維城書云九族既
睦自文明之後皇運中衰國之祚裔不絕如綫洎陛
下龍興恩被骨肉搜謫竄於炎障復衣冠於庭闕萬
國歡心孰不慶幸且安國相王實陛下之同氣六合
至廣親莫加焉但賊臣等日夜同謀必欲嗔于極法

此則禍亂之漸不可不察夫相王之仁孝幽明共知
頃遭荼苦哀毀過制以陛下爲性命亦陛下之手足
大孝於父母而惡於兄弟者未之有也若信任邪佞
委之於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謂芟刈股
肱獨任胷臆方涉江漢棄其舟楫可爲寒心可爲慟
哭自昔剪伐伎幹委權異族者未有不喪其宗社也
何以明之秦任趙高卒致傾敗漢委王莽遂成篡逆
晉家以自相魚肉衰瀛鼎沸隋皇以猜忌子弟海縣
塵飛驗之覆車安可重跡是以任之以權雖踈必重
奪之以勢雖親必輕臣又聞之根朽則木枯源涸則

流竭子弟者國之根源豈可使其朽竭哉先王所以
廣封樹存親親使謀孫翼子柯葉碩茂况皇家伎幹
零落無幾方之先朝十不存一自陛下登極于今四
稔一子以弄兵被誅一子以愆失遠任唯此一弟朝
夕左右斗粟尺布之刺可不慎焉蒼蠅之詩誠可畏
也昔者謗書盈篋難明於主君讒言三至見疑於慈
母伏願陛下降明制曉群邪使忠臣孝子知友于之
愛姦佞庸圓執讒慝之口下全棠棣之美上慰罔極
之心德教加於兆人風化流於千載則群生幸甚臣
本布衣匪求官達聖明過聽拔齒諍臣不勝受恩之

甚謹昧死讜言輕瀆天威伏增戰汗
柳澤前爲右率府鎧曹叅軍景雲初姚元之宋璟所
請停孝和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爲刺史太
平公主又時爲之言於是總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
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
習其非旨者非攝養之方邇其諂佞者積危殆之本
臣實愚朴志懷剛厲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嘗慷慨
關心憂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
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伏惟皇帝
陛下聰明齊聖孝悌通神樂善好諫除繁去惑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仁明睿哲有過於堯舜然而刑政德
教或乖於典則若不革弊易轍塞源拔本愚竊料未
臻於泰平伏願收之於未多復之於未甚則宗廟有
福生靈甚幸子孫帝王萬代之業也竊見神龍已來
群邪作孽法網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內寵專命外嬖
擅權側媚姦回亂賞綱紀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
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王
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鬪鬪屠販之子悉由
邪而謬官黜斥之臣咸因姦而冒進天下思亂社稷
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之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

親擊固可末爲鑒戒者也豈不爲寵授謬誤親習請
謁之所致焉可不哀哉臣聞作法於治猶恐其亂作
法於亂誰能救之伏見近來政令不一朝出暮易前
奪後與諠譁之論請謁頗行只在斜封投官皆是僕
妾汲引悉誤先帝昧目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
之所愛陛下初即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
令出之頃日已來又令叙之將爲斜封之人不忍棄
也以爲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
是常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以褻贈也李多祚鄭
克乂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恐於此而獨

能恐於彼使善惡不一也又斜封之官不承殊澤得
免罪戾已沐恩私旬月之中頻繁降旨前勅則令至
冬處分後勅又令替人却停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
爲邪者獲利爲正者鍾冤奈何導人以爲非勸人以
爲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正姦邪今海內咸稱太
平公主令胡僧輓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談議
盈耳舌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
事正不如邪是年十二月制令選人中被放者各上
書陳事許加收擢時有獻書者千餘人唯澤上書詞
有可採大畧曰頃者帝氏陰謀姦臣同惡賞罰紊弛

紀綱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祐德宗社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丕保陛下獻謀神聖勇智聰明安社稷於已危拯黎庶於既溺令麗眉貽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令陛下蠲煩省徭法明事舉萬邦懽樂家室胥慶又聞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亂者得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云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動非禮勿聽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

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幸則天下法明矣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嘗令之不一則姦詐斯亂暴慢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戮暮誅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也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懲惡勸善令之宜也臣恐陛下席安逸而忘危亂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

樸忌忤願怒其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便於身者無稽之事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附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忠謹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謹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穆王有命曰實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革其非心今諸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若因親舊率情奏請恐非其人懼累于德今驕奢之後流遺未變慢遊之樂餘風

或存小人弄臣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洽於非德厥茲愈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侯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遊處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爭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技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其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先傲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惟陛

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的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哉明試自誠項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寵矣權傾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貽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愛之甚也夫寵愛之心人則

不免去其太甚閑以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爲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取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惟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於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於貨色恒于遊畷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德鄉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

而明之必信而觀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
修業者賜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臣聞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又曰嘗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嘗九有以
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為明證先王之誠
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
益以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仁之懷
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倘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
門爵賞有差刑法無當則忠臣正士不復談矣帝善
之命中書省重加詳試久之擢拜監察御史
魏知古為右散騎常侍景雲二年睿宗女金仙玉真

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尚營作
不止知古上疏諫不納頃之又進諫曰臣聞人以君
為天君以人為本人安則正理本固則邦寧自陛下
翦除堯逆君臨寶位蒼生顛顛以為朝有新政今風
教頹替日甚一日府庫空虛人力凋弊造作不息官
員日增今諸司試及員外簡較等官僅至二千餘人
太府之布帛已殫太倉之米粟難給又金仙玉真等
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奏請停竟仍未止今歲前水
後旱五穀不熟至若來春必甚饑饉陛下為人父母
欲行何道以賑恤之療饑拯溺湏及其時又突厥為

患其來日久本無禮義焉有誠信今雖遣使來請結
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則卑順疆則驕逆屬草萊
月滿弓勁馬肥乘中國饑虛在和親際會倘或窺犯
亭鄣國家何以防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
詳察

韓朝宗爲左拾遺睿宗景雲中令諸惡少作乞寒胡
戲朝宗上疏諫曰臣聞之傳曰辛有過伊川見被髮
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夷狄之事
一言以貫百代可知竊惟王公貴人國之藩翰凡所

舉措湏合典彝今之乞寒濫觴胡俗臣近來聽於物
議咸言非古作事不法無乃爲戎伏願陛下三思籌
其所以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服親觀此戲且
元良國本蒼生是賴輕此馳驟無能暫蹶况匈奴在
邸寔繁有徒刺客密發亦何可限或憂卒然奔波掩
襲無備邂逅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
深可畏也伏惟陛下愛人治國憂勤庶政令所施爲
豈徒然耳豈不以玄象變見疾厲相仍厭甲兵之災
助太陰之氣臣誠愚瞽以爲無益臣聞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未聞兆亂庶求多福太戊修政桑穀自枯景

公善言熒惑退舍彰善伐惡天之道也伏惟去邪勿疑昭懷以待豈區區末法而能定其休咎哉帝覽而稱善特賜以中上考

韋湊爲太府少卿太極初睿宗爲則天皇后於東都建荷澤寺西京建荷恩寺及金仙玉真公主出家造觀湊上疏曰臣聞諸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非財無以建國國之府庫非自殖財還資於人賦歛而制也人之貲產非自然生勞筋苦骨竭力而致也人所以甘於征賦者知用之不爲私也資以散人人有何怨若乃用之或不節散之以非公既

盡而厚歛則人不堪命鮮不怨叛矣歷觀古先有天
下者未嘗不以薄賦歛省徭役而興焉征稅重人力
殫而滅焉並詳諸載籍列爲龜鏡然曩以邊烽驟驚
戎幕薦興每應機湏頗傾帑藏臣竊計即時庫物如
此嘗用畧支一歲殊恐不足而觀寺興工土木所料
動至巨萬更空竭之必不支年矣頃年天下災損流
行乏絕稍多申奏相繼每延聖念總令賑恤更加賦
稅則人交不堪衣食靡供調歛安出儻邊烽尚警戎
虜南牧軍資糧用將何以濟乎此臣所以深憂也今
營觀寺者蓋謂修德以禳災也以臣寡聞稽諸史冊

人君修德有異於是昔殷大戊時桑穀生朝七日犬
拱大戊問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修德大戊懼早
朝晏退務撫百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六十國桑
穀日枯殷道中興此豈造寺觀哉宋景公時熒惑守
心公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其禍當君雖然可移於
相公曰相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
人將誰爲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人餓必死爲
人君而殺其人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
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二十一歲公
曰子何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舍舍

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果如子韋之言
此由仁發于衷亦非造寺觀也且修德者謂躋萬姓
於仁壽不徇私於一己任忠直退諂諛省賦役也自
陛下御極修之久矣何災不禳何祥不至而欲忽生
靈之重命崇棟宇於空祠適足爲憂何益聖德此臣
竊爲陛下不取也况道德之宗興乎玄元皇帝其經
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故
能成其私此乃抱素守真薄以厚物轉稅節用清淨
無爲之旨也今欲困人弊國峻宇雕牆思竭輸飾窮
壯麗以希至道其可得乎近古以來脩黃老術者漢

之文景豈造寺觀乎惟寡欲清心愛人省費而時康俗阜海內晏然此得之矣秦始皇規一身之樂忘神器之危銳意神仙將圖羽化此失之矣伏願陛下寃道家之旨備不虞之機緩非急之作務實府庫以育黎甿則寶祚愈隆寔瀛未久矣臣伏見勅停金仙玉真兩觀以救農時可謂爲得矣今承使司市木仍舊又大脩觀內所費不停國用將空何以克濟支度一失天下不安帝覽而善之

嚴挺之爲左拾遺太極二年二月睿宗詔三日三夜御安福門以觀酺樂挺之上疏諫曰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蓋以天下心爲心深戒安危之理以成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喻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無相奪倫不致靡弊且臣卜其晝史册攸傳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置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娼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一不可雖則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嘗古之善教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雜合多徒儻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叫一塵

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爲二不可且一人向隅滿堂不
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以北宮多暇西墉暫臨
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
儻合有司跋倚下人幾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況於
遠乎聖情攸聞豈不凜然祇畏臣以爲三不可且元
正首祚大禮類光百姓顛顛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
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酬則過於往年王公貴人
各承徵旨州縣坊曲競爲課稅吁嗟道路貿易家產
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悲
役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爲四不可書曰罔哂百姓

以從已之欲况曰去夏霖滯經冬亢旱農不收成市
有騰沸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
代聖主明王忽於微細而成過患者多矣陛下豈可
效之哉伏望書則歡娛暮令休息要期兼夜恐無益
聖明惟陛下裁擇帝納其言而止

冊府元龜卷終

